

海棠旧梦

我叫温羨，上海某温富商家的大小姐。

生处乱世，我本可以在家安稳当个千金，

却不曾想，我爹这个暴发户做生意破产了，

我便成了某人的五姨太。

1.

我那老爹为了度过此次劫难，

把我送给了可以救他的江礼做妾。

老天爷啊，我怎么摊上这么个贪财老爹？

2.

江礼，

出身军阀世家，十六岁就能独自带兵，

唯一缺点就是……

妻妾成群。

3.

我进门成了五姨太。

大夫人，是和他定有娃娃亲的、书香门第的大小姐，林恕意。

二姨太，能歌善舞，曾经是百乐门红极一时的歌女，晚媚。

三姨太，江礼初恋，留洋归来的千金小姐，陈初韵。

四姨太，难民出身，逃难来到上海，阴差阳错地救下江礼的医女，白采秋。

4.

好家伙！

一个青梅竹马，

一个朱砂痣，

一个情窦初开，

一个白月光。

就我这硬生生地被安排进来，

显得多么……生硬。

5.

确实怪我那贪财老爹。

得！我也不挑，

反正都是嫁，嫁谁不是嫁。

况且如今我都进门了。

6.

可我实在斗不过她们啊，

特别是二姨太，

脾气可暴躁了，

稍微不小心，

就被罚跪。

得！

嫁都嫁了，死又如何？

每次我就这样安慰自己。

7.

相处这几天下来，

我发现，这些「花儿」各有各的特点。

8.

大夫人，

闲时就养养花、种种草，

或是刺绣、抄经颂文，

保留了点儿封建思想，

平日很少管这些姨太的事，

但只要她一插手，就能把姨太们全震住。

9.

二姨太，

闲时除了打麻将就是唱歌、跳舞，

路经她房门都能听见她说梦话：

「糊了！给钱！」

骨子里带有韵味，

爱财但不贪财，

容貌算得上整个上海滩数一数二的。

10.

三姨太，

直来直去、大大咧咧，嘴硬心又软。

表面不拘一格的留洋小姐，其实是个「八卦精」，

上海滩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事。

11.

四姨太，

走得与我挺近。

她性子温和，比较佛系，不争不抢。

听说她以前跟随她师傅行医，医术十分了得。

12.

这江家宅里，

最不对付的人就是二姨太和三姨太。

可能是三姨太直来直去的性子，

真就见不惯二姨太那种扭捏造作的人。

反正只要有她俩在的地方，

哪里都能吵起来。

13.

最近上海战争频发，

大多数富贵人家逃难离开，

江宅的下人也走的走、逃的逃。

江礼因为在军营回不来，

所以我们几位姨太也不敢轻举妄动。

14.

二姨太因为凑不齐牌友，

死活拖着三四姨太和我凑一桌。

因为三姨太和了二姨太的牌，

她俩又吵了一架，

最后推牌，不欢而散。

我和四姨太看得一脸懵

.....

15.

不记得是几月几日，

上海滩某处又传来几声枪声。

二姨太说我胆子大，

吓得赖在我房里不走，

正好遇到四姨太来治我的腰伤。

16.

说起我这腰伤，也是奇葩。

因为三姨太嫌二姨太汤里放盐太少，

两人你争我吵，

差点儿把厨房炸了。

我怕她俩打起来，

为了去拦她俩，

不慎扭伤了腰。

17.

「砰！砰砰！」

远处又传来几声，

寂静的夜变得更加可怕。

三姨太进来时，

看到二姨太在我被窝里捂得严严实实，

竟笑出了声。

18.

过一会儿大夫人闻声赶来。

整个上海滩停电了，

是区域停电，

可能是军统在找间谍的电报机。

我们五个抱团儿待在我那小小的卧室，

一时这气氛，

竟还有点儿…

温馨？

19.

呃……

要不点蜡烛打个牌？

三姨太开口故意讽二姨太道。

月光透过窗户，

大家看到二姨太的头偷偷地从被窝里探了出来。

果然……

二姨太就是赌神。

20.

当然，

我们没有心思打麻将。

大夫人一直联系不上江礼，

大家怀疑他出事了。

我们这五个人里，

有爹有妈且还在世的，就只有我一人，

但是……

我那老爹，早就卷钱跑路了，

投靠肯定不行。

所以，没有别的办法了。

21.

今夜过得漫长，

大家都熬到朝阳升起，

才敢各自回房补觉。

可不到一会儿，

头顶敌人的飞机投下炸弹，

上海，

沦陷了

.....

22.

为了躲避灾难，

我们被军统的人送去防空洞。

从昨晚到现在，

我只睡了两个时辰，

大家都迷迷糊糊地被送了过去。

吃的没带多少，

所幸的是，

军统的人都知道我们几位是江礼的妻妾，

所以格外对我们照顾。

23.

这是头一次，体会到同甘共苦的感觉。

防空洞里，

有些百姓没吃的只能活活地被饿死；

有的不顾安危出防空洞寻食，再也没回来；

还有的孕妇临盆，

却因为没有良好的生产环境而大出血死亡。

24.

没几天过后，

防空洞来了好多穿黄衣服的军官，

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他们举着枪，让我们抱头蹲地。

四姨太很机灵，看形势不对劲儿，

赶忙让我们往脸上抹灰。

25.

他们用蹩脚的中文问大家，谁是江礼的老婆？

我们五个都不敢站起来。

那带头的军官又开口，

要是我们不说，

他们就从头开始，一个一个地杀，

直到全部百姓被杀光为止。

「三、二、一」

.....

26.

「我是江礼的妻子！」

这句话我想替大夫人说的，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

可是她还是站起来勇敢面对了。

他们把大夫人绑起来，

想要把她带走时，

竟瞧见了蹲在墙角的二姨太。

27.

那些军官面露猥琐，

二姨太吓得立刻低下了头。

「你，叫什么的，名字。」

再一次，

蹩脚的中文、猥琐的语气。

二姨太没有说话，

她可能被吓到不敢吭声儿了，

吓到连说话都不会了。

28.

「你，不说话，很好。」

他们把二姨太抓出来。

她确实很好看，

即便是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灰土，也遮不住。

她是能在人群中一眼被瞧见的人。

所以，

毫无征兆地，

他们绑走了二姨太和大夫人。

29.

三姨太紧紧地捏住我的衣角，

她整个人吓得都在颤抖。

那些人走远，她才缓缓地松开，

如今只剩下我们三个了，

大家都惊魂未定。

「我该救她们的，我们该救她们的。」

我颤抖着说出这句话，

竭力止住抽泣。

30.

四姨太呢？

她现在整个人僵在原地，

脸色病态地发白：

「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还不能死，我还不能死。

31.

我们被绑上了车，

三辆车：

一车女性，

一车小孩，

一车男人。

32.

三辆车朝着不同方向行驶。

三姨太告诉我，

那是日本人。

33.

日本人？

我从小在老家的院子里长大，

一直以为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一种语言的人。

刚开始我完全不懂留洋是什么，

我不懂电话如何使用，

我不会关心别的大事。

从前我好局限，

只会每日坐着黄包车，

定时定点去小巷里吃生煎。

34.

日本人……

我们被日本人绑架了。

他们侵占了我们国土，

肆意妄为，

不懂礼数。

35.

所以，江礼到底去了哪里？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我们会被带去哪里？

还会再回到这片国土上吗？

36.

坐在日本人的车上，

我想了很多很多，

包括我死后的模样。

37.

后来，

我只记得有人来救我们了。

车外的枪声震耳，

我们在原本繁华的上海街道四处逃散，

人好多，好拥挤，我和她们走散了。

我好像被人撞晕了，

四周好吵闹，

我感觉我要死了。

38.

不是撞晕，

我似乎是中了一枪，

但是却感受不到疼，

鲜血一股一股地涌出来。

39.

算了，

死就死，

我反正无牵无挂，

爹不疼、娘不爱，

嫁给江礼也没得厚爱。

没破身，没一儿半女，

人生经历少，

死了也不会担心有人为自己流泪。

罢了，罢了，

我眼皮一重，闭上眼，沉沉地睡去。

40.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上海滩下了好大一场雪。

我站在雪里，

不一会儿日本人的军队袭来，

他们肆无忌惮地杀人，

鲜血染红了整片街道。

国人的惨叫声、呐喊声，接连不断，

我才发觉自己根本无能为力。

乱糟糟，街道乱糟糟，上海乱糟糟，

昔日维护人民的警察变成了走狗，

他们竟与敌人一同杀害国人，

就连军统的士兵也同意与他们合作。

41.

我好久好久没看过雪了

.....

42.

今日是我被许知言救下的第一个月。

我的枪伤好得差不多了，

可以下床自由活动。

许知言说我命大，

其实我也这样认为。

43.

许知言，

江州大学的教授，顺华组织的一位成员。

他从日本人手里秘密救下过许多国人，

对我而言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

44.

那日，

我托许知言打听了大夫人和几位姨太的下落。

二姨太被那些畜生送去了日本，下落不明。

江礼去救的时候，

只剩下了在审讯室里的大夫人。

因为失联太长时间，

所以三姨太和四姨太比较难找，

再者也没有她俩的画像，

便难上加难了。

45.

说实话，

日本人真的挺畜生的，

害得许多百姓家破人亡。

我告诉许知言，我也想做「革命」时，

许知言愣住了，

他也许没有想到，

我一个娇气柔弱的小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46.

夜晚我们坐在院子里，

会听到远处时不时地传来枪声。

自从日本人来上海后，

几乎每一个人心都没落下来过。

他们甚至会突然闯进家里搜寻，

很胡闹吧，

很无礼吧，

后来我在许知言嘴里学到了一句话，

叫，鬼子。

47.

鬼子。

小鬼子。

小日本鬼子。

狗日的小日本鬼子。

48.

好像是这么叫的。

这种话从我这种千金小姐嘴里说出来，

毫无违和感。

49.

许知言派我去了重庆。

顺华组织诞生在重庆，

他同意我参加革命了。

当然在刚开始他对我特别谨慎，

后来我一步步地过关斩将，

还陪他去鬼子住的樱木馆偷了情报，

为同志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之后，

他才同意我加入的。

50.

毕竟这不是儿戏。

我当然心里也明白。

我收拾好了行李，

腊月底便出发，

这一去就是两年。

51.

我在重庆认识了许多革命者，十分敬佩他们。

我每日苦练日语和枪法，

立誓成为他们那样的爱国英雄。

他们给了我一个代号，

叫作「书生」。

我的上级，是曾经救过我的许知言同志，

他的代号为「黑影」。

52.

国之不国，家何以为家？

挽救苍生，乃吾辈之使命也。

两年后我又回到了上海，

以江州大学音乐老师的身份潜伏，

协助许知言刺杀日本头子「正田次郎」。

53.

时过境迁，

昔日的上海滩照常热闹，

不同的是多了些日本风格的建筑，

以及走在路上随处可见的日本人。

也不知大夫人和几位姨太过得怎么样，

是否都还活着。

54.

许知言对外说我是他的表妹，

为了更好地掩护，

我特地改了名字，叫许温羨。

他托关系把我送进了樱木馆，

为正田次郎的妹妹「尤子」教习钢琴。

尤子也是江州大学的学生，

她似乎对许知言特别感兴趣，

问了我许多他的问题。

55.

我和尤子关系越来越亲密时，

她把我带到了清野别墅，

她那所谓的家里做客。

但其实那栋别墅里，

曾经住下的是我们几个。

尤子一一向我介绍着那些环境，

我越发觉得可笑。

曾经在里边欢声笑语的是我们，

如今却被侵略者以主人的身份邀请昔日的主人。

我望着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为了不让尤子发现，

我便又把那些「感情」收了回去。

56.

晚饭时，

尤子亲自下厨做了好多日本菜，

给我介绍了什么是刺身和寿司。

饭后，我心想帮尤子收拾一番，

结果不慎碰到了刀刃，

划了个大口子，血大滴大滴地掉下，

尤子连忙叫了私人医生拿绷带止血。

57.

好巧不巧，

那私人医生，竟是许久未见的四姨太，

白采秋。

58.

白采秋看着我，我也看着她，

若是尤子不在场，我一定会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她。

时隔两年再见面，

她剪掉了曾经最爱的长发，

变成了齐肩短发。

她愣在原地，我迅速反应过来：

「医生，我这个手是不是不能碰水了？」

白采秋得了信号，

放下医疗箱为我包扎起来：

「伤口有点儿深，我给你止血后三天不要碰水就行。」

我点点头。

尤子担心地看着我：

「许老师，都是我不好。」

听到「老师」这个字眼后，

白采秋抬头看了看我。

「是我非得帮你，结果帮了倒忙。」

59.

刚包扎完，正田次郎便回了家。

我记起来了！

他好像是防空洞的那位军官，

我似乎记起他的模样来了。

为了不让他发觉我的慌张，我故作镇定。

60.

「哥，你怎么回来了？我邀请了许老师来我家做客。」

正田次郎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后来觉得我对他没什么威胁，

便挂了一抹假笑在脸上。

「别让老师太晚回去，最近在抓顺华会的人，路上可能不安全。」

他用日语和尤子沟通起来，

现在只庆幸我没白学日语，

我心里把他从头到脚骂了一通。

「我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军官不会乱杀无辜的。」

我用日语接话后，

正田次郎可能觉得亲切，面露喜色，

这次竟还不是假笑了。

「许小姐，大日本帝国是正义的，就是怕你被顺华会的人抓住，给……」

随即他做了抹脖子的动作，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是被他的心狠手辣吓到了。

61.

他见我没再开口，对尤子说道：

「你的幸子姐姐在入秋后便会来上海陪你。」

尤子开心地大叫：

「真的吗？哥你要和幸子姐姐订婚了吗？！」

幸子，

森村幸子，

我有在许知言嘴里听过这个女人，

是正田次郎的爱人，他们竟不久要订婚了。

「许老师，到时候也可以来我们的订婚宴，我邀请你。」

随后正田又转头看向白采秋：

「白医生都答应我要赴宴了。」

我点头：

「那先谢过正田君了，天色已晚，我就先回去了。」

正田次郎派人送我，被我拒绝后，便作罢。

我不需要日本人来送我，

对我而言，他们才是最大的威胁。

若是能在订婚宴上刺杀正田，

是不是机会会稍微多一点？

62.

走出别墅后，白采秋追了上来。

「一起顺路回去吧，我今天要去仁德医院值班。」

我点点头，

她现在已经是一位医生了。

穿着白大褂，完成她曾经的梦。

「温羨，我派人一直在找你，

可是都没有你的下落。

我还以为你已经……」

白采秋又开口：

「你这些年究竟去了哪里？

为何你会出现在正田家里！」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事，你为何也出现在他家里了？」

63.

「两年前我们走散之后，

我被送去了仁德医院救治，

我在那里安置下来，

后来阴差阳错地我救下了尤子。

正田欣赏我的中式医术，

才让我做尤子的私人医生。

我真的难以想象还能再见到你，

我真的真的以为你已经……」

白采秋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64.

我也以为找不到她们了，

曾经我托了好多关系找，

都没有结果。

如今毫无防备出现在我眼前，

我竟感觉像是做梦一般。

65.

回去我便把今日的经历告诉了许知言，

许知言一如既往地让我万事小心。

他最近忙着发表《海棠旧梦》，

我有幸看过笔稿，

表面写的是爱情、亲情，实则是爱国情仇。

只有国人才看得懂，

只有身处黑暗才懂救赎。

66.

过了几日，

许知言在江州大学演讲的《海棠旧梦》

意料之中被登上了报纸，

闹得沸沸扬扬，激发许多爱国者崛起。

很多记者前来拜访却被拒之门外，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陈的女记者，

来找了多次，

后来才得被许知言单独邀请进宅。

67.

可惜我并没有见到这位神仙记者的容颜。

尤子的钢琴课不能误，

我便匆匆忙忙地去上课了，

回来时人家都已经走了。

其实，

我私心是想在陈记者那里打听点儿故人的事，

毕竟是记者，

走南闯北知道的也不少。

68.

五月初一时，

上级发了封密函给许知言，

让我们与一个代号为「油纸伞」的同志接头，

他会告诉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接头地点在北郊的怀恩寺。

许知言发表《海棠旧梦》后，大名远扬，

所以这个任务必然交给了我。

69.

我按要求撑了把油纸伞，

穿了件白色旗袍，

坐在怀恩寺后头的亭中等他。

70.

可我再也没想到，

来的那人竟是，

江礼，

我那曾经的丈夫。

71.

他也没想到会是我。

其实我跟他并不熟，

当年军中事多，

我们在宅中只见过几面而已，

就连成亲那日也没来过我房。

72.

我其实有被扯出一些情伤，

是个女人心也痛过吧？我想。

当初不受宠爱，嫁给他也全为我爹的权财。

73.

原来他早在我嫁给他之前就加入了顺华会，

后以「军统少帅」的身份一直潜伏在军统。

大夫人他们被捕，

就是日本人有意想与军统的人合作，

江礼被迫同意才得以救下大夫人。

听他描述，救出大夫人时，

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没过多久，大夫人便郁郁寡欢，一病不起。

前年离开了人世，

被葬回了她的故土，苏州。

74.

大家都不知道大夫人在审讯室受到了哪些非人的折磨，

江礼尝试在大夫人面前打问二姨太的下落，

可每次提到那些字眼，

大夫人就跟发疯似的乱喊乱叫，

全然失了曾经的理智。

之后大家也都不敢开口了，

我想若有朝一日，我定会为她报仇。

75.

江礼给了我们任务，

是刺杀即将来上海的森村幸子。

那不就是正田次郎的未婚妻吗？

江礼说森村幸子本来是中国人，

后来弃国投敌，改了名字，去了日本。

顺华会的人最恨汉奸，

何况还是正田次郎的未婚妻。

我收到任务后，

准备等她的船一到上海便动手。

76.

入秋后的天越来越冷，特别是晚上。

我一如往常一样坐在院子里。

许知言推开门回来瞧见了我：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

他脱下衣服为我披上：

「最近在忙着学校的事，回来会很晚，以后不要等了。」

「你不回来我睡不着。」

我怕，

我怕日本人肆意妄为，

我怕他们又闯进家中。

他肉眼可见地愣了一下，随后蹲下安慰我。

77.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和江礼接头时的场景：

「许知言我有疑惑很久的事。」

78.

「那日接头时，江礼告诉我大夫人去世了。

可我觉得，他一点儿也不在意这事。

自己的妻子离世，他为何不忧不愁？

他是一直都没有心的吗？」

我真的感觉不到江礼的情绪，

那日他竟风平浪静地说出大夫人离世的消息。

可能是我不够了解他，

也可能是他隐藏自己，

或者是真的不在乎儿女情长。

79.

「如今家国情怀在前，儿女情长在后，

大夫人去世，难道江少帅就颓废下去了吗？

在这乱世他必须要把情感隐藏起来，

起身对抗敌人，

这，

才是正确的。」

许知言为我解惑后，我终是明白了一点。

之后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在哪儿，心里似乎都在想些什么。

.....

80.

九月三十号那天刮了好大的风，

院内的银杏叶被吹得到处都是。

之前许知言觉得院子空落落的，

得知我喜欢银杏后，

便去江州大学挖了一颗回来。

明日森村幸子的船便到了上海，

我着手准备好刺杀的事后，

便去了仁德医院见采秋。

81.

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

我去见她时，

她还有几个手术没做，

值班的护士让我去她办公室里等。

仁德医院是专门接济前线伤亡而来的士兵，

所以平日里都特别忙碌。

82.

白采秋看到我时，

顾不得别的，

忙把办公室门锁了，

小声告诉我最近日本人动作不干净，

在城郊做什么毒气实验，

医院有的病人被检查出来有些不对劲儿，

前些天送去隔离了。

83.

我记得有次在正田家中听到过他的谈话，

他似乎在找军统的那批军火。

那日接头江礼也提过几句，

说要向上级建议秘密把那批军火烧毁，

万不能留给日本人。

若是日本人为了那批军火投放毒气弹，

那就彻底完了。

84.

回去之后，

我便约了江礼在怀恩寺一叙，

准备问问他毒气弹一事。

85.

江礼说他已经向上级提交报告了，

日本人如今还不知道那批军火的下落。

那批军火是江司令留下的，

是江家的东西，所以应该由江礼打扫干净。

86.

江礼让我夜里小心，尽量不要出门。

最近他们四处抓人，

抓去城郊搞毒气弹实验。

可笑！

这果然是日本这种畜生干的狗事。

87.

他还问我刺杀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明日就要动手，

毕竟是杀人，

说实话多多少少我也有点儿怕，

但后来想想，

我为的是国家和人民，

所以也没那么发抖了。

况且江礼一直安抚我，

说森村幸子不会武功，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江礼让我绝对不能手软，

不要看在是女人的面上放过日本人。

我知道，

我也一直鼓励我自己，

不能手软，一定不能手软。

88.

刚来的消息，

日本人的实验出了点儿问题，

明天正田脱不开身。

我立马同许知言商量了一番，

在码头斜对面有个钟楼，

到时可以爬到那上面埋伏，

等森村幸子一下船，

便一狙毙命。

89.

十点钟，

森村幸子的船准时到了上海滩。

只见她穿着一身和服下来，

正田次郎派的人下车去接他，

我上好倍镜和子弹，举好枪，

准备一枪打准她的头。

90.

当我看到她的脸时，竟迟疑了。

不对，

不对！

不合理，

一切都不合理！

91.

这个所谓的森村幸子，

是曾经和我们一起凑桌打麻将的那人，

是在江宅厨房为我炖汤的那人，

是当时在防空洞被抓走的那人，

是怕打打杀杀，如今却与敌人为伍的那人。

92.

二姨太就是森村幸子，

森村幸子就是二姨太。

93.

她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究竟为何要弃国投敌？

94.

往日的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从前那个风情万种、高傲自大的二姨太，

如今沦为了日本人的傀儡，

变成了森村幸子。

95.

我好想拉着她的手质问她，

我好想问清楚这两年发生了什么，

包括她们在审讯室里，

大夫人究竟为何这般被残害。

96.

我开始怀疑了。

为何我还不动手？

为何我还在心软？

我都已经瞄准她了，

可是我就是下不去手。

江礼反复交代，

让我千万不可心软，

为何我手指还是僵在那里？

97.

我就那样看着她上了车，

看着她坐在正田属下的车里有说有笑，

忽地她抬头望向了，我，

是我的错觉吗？

为何她对我点头微笑。

98.

她认出我了。

她绝对认出我了。

99.

颤抖地收好枪后，

不知何时，我眼角有了泪。

是为什么哭？……

我自己也不知道。

100.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许知言听后也难以置信。

101.

八月初二的夜里，

我们再一次约好了江礼，

一同商量此事。

102.

可夕阳刚下，

就传来日本人在教堂置放毒气弹的消息。

江礼顾不得别的，

组织好军统的拆弹小队便去了。

103.

许知言也急匆匆地被学校叫回去，

我本想同他一起回学校的，

可许知言让我在家把门反锁，好好待着，

叫我哪里也不要去。

104.

一是我的安全，

二是不要暴露身份。

105.

我听话地回到家，

可心里却忐忑不安。

远处的枪声震耳欲聋，

仿佛回到了两年前那个夜里。

我毫无意识地来回踱步，

但愿江礼和许知言都不要有事。

106.

「咚咚咚！」

敲门声传来。

是许知言回来了吗？

107.

我连忙从房里跑出去，

即使摔了个踉跄，

也顾不得什么。

108.

不是许知言，

也不是江礼，

是成了森村幸子的二姨太。

109.

打开门的那一刻，

我就确定是她了。

她的脸颊还有泪痕，

明显哭过。

她一把抱住我，

再一次泪流满面。

「救我，阿羨你救救我。」

110.

我让她进来后，把门锁上。

她抽噎地说道：

「两年前，我和大夫人被抓到审讯室。日本人逼问大夫人江礼的下落，大夫人不肯说，他们便把大夫人衣服脱光，当着好多人的面…」

「后来甚至放狗咬她，她就坐在牢椅上，生无可恋地看着我。我求正田次郎放过她，正田却把矛头转向了我。」

「他把我带去樱木馆，让我每夜陪他这个畜生，他甚至还让我学日本舞。我受不了那些折磨，企图自杀时，是尤子救了我。」

「后来正田逼迫我改名字，把我送去了日本东京跟着艺妓学艺。他们看不起我是中国人，我几乎每日都在被毒打。」

「再后来我不知道大夫人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受了哪些折磨。」

「你告诉我什么方法可以杀正田，我要杀了他这个畜生。阿羨，是他让我不干净了。」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报仇，把他们伤害我的全部还回去。」

111.

「幸好就在前几天，我陪正田的老师一整晚后，这才有了能回到上海的机会。你不知道我为这个机会准备了多久。」

「对外正田说我是他的未婚妻，可他变态又恐怖。就在昨晚我准备刺杀他时，他竟发觉了，他把我摁在地上，对我又踢又打。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趁刚才他去教堂的机会，我才能逃脱那些士兵的视野，跑来找你。」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你，阿羨。你不知道我昨天在码头见到你我有多开心，我敢保证那就是你。」

「阿羨，我好难过，我真的好难过。」

112.

二姨太一口气说完这些话，

仿佛在把她这两年所受的苦和委屈全部发泄出来。

多好的一个她啊，

怎么就被日本人折磨得不成样子。

曾经她引以为傲的样貌，

如今却骨瘦如柴，

再没有一丝韵味。

113.

我不能感同身受，

但也尝试安抚她的情绪。

她说她不知陪睡了多少畜生，早就已经不干净了，

我听到这句话时，

心里莫名更难受了。

114.

十八岁她是在百乐门万众瞩目的头牌，

二十岁她是江宅被娇宠的二姨太，

可怎么到了二十五岁，

她被日本人摧残成了这副模样。

115.

二姨太说她还要回去，

她还有事情没做完。

我本不想放她走，

因为正田次郎根本没把她当个人，

可二姨太执意要走，

她说她此次来就是为了告诉我，

可以准备在订婚宴上刺杀正田了，

到那时她会配合。

116.

二姨太前脚刚走，

许知言后脚便进来家门，

脸色沉重地告诉我，

江礼牺牲了。

117.

许知言说江礼在拆掉毒气弹的那一刻，

被日本人扔的炸药给……

118.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许知言，

祈求在他眼里看出点儿什么来。

119.

但事实就是，

江礼已经牺牲了。

许知言让我收拾情绪，

振作起来，

接下来刺杀正田的任务，

上级也很快会派新同志协助我们。

120.

我觉得这似乎是一场梦。

我是不是在两年前的雪地里就已经死了，

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痛苦地，

被告知一个又一个国人被杀害。

我抽泣得直不起身，

因着许知言背对着我，

所以我不确定他是否也红了眼。

121.

陈记者编辑的报纸很快就发布了。

隔日的军统炸开了锅，

因为没有头子乱成一团，

正田顺利地掌握了全局。

122.

我告诉白采秋，

森村幸子就是二姨太时，她也满眼震惊。

她让我时刻小心，

二姨太在江宅时就爱玩心思，

让我别中了圈套。

我让她放心，

我自己心里清楚。

123.

回到家中，

许知言告诉我那批军火已经被江礼烧毁了。

我问他江礼的尸首找到了吗？

他还是摇头。

124.

已经三天了，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江礼牺牲三天，

在教堂找遍了，也没找着他的尸首。

今日是尤子的最后一节课，

我去前许知言特地嘱咐我，

让我不要那么蠢。

可我觉得我不蠢。

125.

尤子见了我开心极了，

对我撒娇地说：

「许老师，最后一节课可不可以轻松一点。」

我刮刮她的鼻子，骂她贪玩。

我从尤子的口中得知，

正田对森村幸子特别好，

自从森村幸子来上海后，

正田还特地请了会中国菜的厨师来家里，

完全不像是对她拳脚相加的样子。

126.

今日森村幸子和正田次郎去城郊实验室了，

我猜想日本人可能又要搞事情。

127.

许知言又发表了一篇《乱世浮生》，

依旧激起很大的浪花。

日本人不敢拿他怎么样，

毕竟崇拜他的是学生、工人、百姓，

若这带头的人牺牲，

还会有千千万万个人站起来。

反倒是，

正田次郎多次想与许知言交好，

但，

许知言当然不把正田放在眼里。

128.

昨日来的电报，

新同志代号为「知了」，

以前是顺华会情报处的人，

这次接头地点在迎春宾馆 308 号房。

129.

我和许知言假扮夫妻，

提了个行李箱便早早地前往。

130.

我们上了楼，

许知言让我别紧张。

旧的同志离去，

新的同志到来。

我猜了无数遍，

这位「知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131.

推开门，

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背影出现在我眼前。

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

捏紧了许知言的衣角，

我怕她转过头来不是我想象的那人。

132.

那束光透过窗，

正好落在了她的身上，

仿佛是有人来把黑暗中的我们救赎出来。

133.

「同志你好，

我是顺华会情报二处的陈初韵。

以记者的身份潜伏在上海，

代号为『 知了 』。」

134.

真的是她！

陈初韵！

是三姨太，

是陈记者，

是新同志。

135.

我难以形容再见她时的心情。

许知言告诉我，

他早在之前其实就怀疑陈记者是自己人，

后来在发表《乱世浮生》后便更加肯定了。

136.

「喂！两年没见，你傻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来抱一抱？」

我就那样跑过去抱着她，

一直哭，一直哭。

「陈初韵你烦死了，明知道我住在许知言家，为何还不来见我！」

「时机未到，救国为大嘛。」

我就像是找到了生命中的光，

当初一起同甘共苦，

一起在江宅里打麻将、下厨、八卦。

难以想象到我们还能相聚，

大家都以为对方死于枪下，

都觉得两年前的是最后一面。

其实我还想到了江礼，

我不敢去想他已经死了。

137.

许知言一如往常地让我收拾情绪，

在这个乱世，

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久留。

138.

陈初韵得知我放了森村幸子一事，

连骂了我好多声蠢。

我商量着让她借我点儿同志，

只需要在九月十五的晚上八点埋伏在废弃工厂就好。

「你要做什么？」

这是许知言开的口。

他面露担忧，让我万万不可乱来。

不会的，我说。

139.

我还是向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

大家商量了一番也觉得这个计划可行。

140.

次日森村幸子约我去咖啡馆，

我告诉他江礼牺牲了。

她反应倒是挺大的，

这样反而有些奇怪了。

冬月初是尤子的生日，

森村幸子特地替尤子来邀请我。

141.

我感谢她后，

不经意地透露出顺华会的人会在「九月十五日晚上八点」执行任务，

任务就是暗中把那批军火送往废弃工厂烧毁。

142.

森村幸子听后眼中放光，

嘴角不自觉上扬起来。

143.

我倒是很期待九月十五的到来，

看最后得意的是谁罢了。

144.

九月十五日，晚，八点。

顺华会的同志埋伏在工厂附近，

准备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145.

日本兵果然来了，

不过正田没有来，

来的人只有森村幸子和一群士兵。

看样子，森村幸子是私自行动。

146.

他们下车后有个一百多人，

我躲在工厂顶上瞄准森村幸子的头，

这一次绝对不能手软，

三，

二，

一，

.....

147.

我开枪了，

但没有打中。

森村幸子很聪明，又看到了我。

她躲开时脚中了一枪，

随后立马躲上了车，

对着副驾一通狂吼，

可惜她躲掉了。

148.

同志们见我开了头枪，

也接二连三地打起来。

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

占有绝对的优势。

149.

森村幸子迅速地狼狈逃离，

她果然还是叛国了。

150.

这场胜仗打得那叫一个爽！

同志们在许宅约了酒，

准备庆祝一番。

151.

陈初韵问我为何打了胜仗还不开心？

其实我只是觉得，

太恶心了，

森村幸子太恶心了！

好好的中国人不做，

为什么非要去当日本人的走狗？

今日她私自带兵前往，

看样子地位不低。

可笑的是，那日我越想越不对，

她竟然骗我，

骗我说她自己受尽屈辱。

152.

「阿羨，有时候人心是很可怕的，特别生在这乱世中。你今日就不该心软，她这种垃圾不配来我们中国。」

「你要知道，今日你心软，就等着她明日养好伤收拾你吧。」

我也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若我今日杀了森村幸子，

那是不是也会变得无心无情。

153.

「我知道，自从江礼死后，你就一直想为他报仇。我在法国被那里的人所影响，当初留学回来，迫不及待就加入了顺华会。后来江礼也为了掩护身份，娶了这么多姨太，不过大夫人，最多更像是他的姐姐。」

不知什么时候初韵从木盒里拿出了几封信，她继续道。

「这几封信你好好收起来，是两年前你失踪后，江礼写给你的。他这个人啊，就是不懂如何表达情感，但他的心思我终究还是明白。」

「阿羨，人都是会隐藏自己感情的。我希望你能快点儿振作起来，莫要再日日纠结了。」

154.

初韵把信递到我的手里，

我接过后，她便离去了。

我拿着信就静静地坐在那儿，

我要看吗？

其实我不敢看，

我不知道坐了很久，

风把枯叶吹得一地，

下雨了吗？

没有。

是我的泪水滴了下来，

我这是怎么了？

155.

其实我是愿意看的，

只是不敢看。

我还在赌气，

气为什么我嫁给他那时不得他的厚爱。

初韵跟我说过，

几位姨太太江礼都没碰过他们，

可以说，

还是块璞玉。

156.

江礼，

他真的就那样草草地死了吗？

他打仗不是很厉害吗？

不是江家接班人吗？

157.

我想了很久很久，

还是打算看那几封信。

我小心翼翼地把信件重新放回木盒，

接下来的日子，

等待森村幸子的报仇。

158.

我深知自己离死不远，

许知言倒是比我还难过。

「冲动！你们俩太冲动了！」

陈初韵规规矩矩地坐在许知言祖父留下的太师椅上，

而许知言就站在我对面。

文者的道理都是一大堆，

他有条不紊地批评我们。

事后我们也明白自己确实有错，

向许知言同志道歉，

不，是向顺华会的所有同志道歉。

许知言说得对，

这些都不是儿戏，

这是关于生与死。

159.

时间已经过去几天了，

日本人那边还没有什么动静。

许知言背后的是人民，

日本人不敢轻易动，

为了不必要的牺牲，

我偷偷地在迎春宾馆开了间房住下。

160.

九月三十日，

正田次郎要和森村幸子订婚了。

他们邀请了我，当然还有许知言他们。

我猜不透森村幸子和正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这一次，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161.

我本来是不紧张的，

直到这一天真正来临，

我发现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或许我的生命会在这一天结束，

又或许会战胜敌人。

当然，我肯定希望是后者。

162.

我们提前商量好了怎样分开行动，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绑架打破了计划。

日本狗果然还是日本狗，

玩的把戏也还是这么齜齜，

我就知道森村幸子没那么轻易地放过我。

163.

我去宴会时，

坐的黄包车车夫是日本人，

我发觉路线不对，让他停车，

这鬼子跟没听见似的继续跑。

我无奈地跳下车，崴伤了脚，

瞬间来了几位彪猛的日本武士。

我不记得跑了多久，

后来他们直接把我敲晕带走。

等我醒来时已经是在漆黑的审讯室了。

164.

幸运的是，我不是被水泼醒的。

不幸的是，我被绑在了审讯椅上。

165.

我怀疑这是正田和森村幸子的圈套。

也不知道许知言他们怎么样了，

祈祷他们不要冒险来救我。

166.

日本军官见我醒了，

赶紧出去把森村幸子叫了来。

她一瘸一拐地走进来，

再次见到她，

互相的身份也心知肚明了。

167.

「幸子小姐，好久不见。」

168.

我用日语嘲讽了森村幸子，

她倒是勾嘴坏笑，

完全一副不要脸的鬼样子。

169.

「你抓我来，有什么意义？我死了你最多是完成复仇而开心，可最后还不是会被我们赶出国土去。」

「抓你来当然是为了找更多顺华会的人了。到时候一网打尽，一个不留。」

「你觉得我对他们真有这么重要？」

我的眼神又转到她的腿上：

「看样子，你的腿恢复得不错嘛。能走路就是好事，我还是后悔自己没能一枪爆你头。」

170.

「温羨，现在是你在手上，你得意什么？」

我冷笑一声。

森村幸子之前楚楚可怜的模样全然不见，

她这些年什么都没学会，

倒是跟着日本畜生学了这些。

「麻烦你下次带带脑子，你那日这么明目张胆地来找我，是个人都想到不对劲儿。」

我竟然放过了你两次，如今想想真是可笑，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活着。」

171.

我话音刚落，森村幸子便笑了出来，

笑声尖锐又刺耳，

让人听了不禁打冷战。

「你从小锦衣玉食，根本就都不懂。我身世凄惨，养父每次喝完酒就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后来他没钱了，又犯酒瘾，便把我卖到百乐门。」

所有人，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百乐门头牌又嫁给了江礼，他们都觉得我未来一片光明，可是这中间的努力只有我自己清楚。为了嫁给上海有头有脸的江少帅，我不惜一切代价，即便他没碰过我，那又如何？我要得是身份，是脸面，是地位。

千算万算，我没算到上海沦陷。我发现局势一边倒，为了更好的日子，我成了森村幸子。你投降吧，你们顺华会的人都投降吧！你们打不过日本人，未来一定会是日本人的，你不要再挣扎了。

温羨，你活不了多久了，你们都活不了多久了！正田君的军队已经埋伏在了百乐门，许知言只要一去订婚宴，他就是一死，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他一死，我就送你下去陪他。」

她又开始大笑起来，整个地牢回荡着这个恐怖的声音。

「就像是……就像是江礼死时候一样。「砰！」的一声，炸弹直接炸得他尸骨无存，很快，很快这将会是大日本帝国的天下，很快我就会和正田君回日本。」

172.

疯了，

她彻底地疯了。

「你又在卖惨了是吗？你想要博取我的同情从而让我们投降是吗？从我决定开枪那时候起你就再也不是二姨太了。」

「你快闭嘴吧！爱国革命者一定会把你们这群蛮横无理的畜生赶出去的，你这个狗汉奸。」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温羨，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我说的都是实话啊，你们打不过日本人的，你要想活着就只有投降啊。只要你投降，只要你开口求我，我就可以放你出去，你快求我啊！」

她死死地捏住我，

甚至把指甲深深地掐进我的肉里。

「你别以为你能得意多久，为岛国做事的狗腿！」

我嘴里不停地在说。

森村幸子听急了，叫人赶紧用胶带粘住我的嘴，

她还亲自给我注射了一针。

不知道是什么药物，

没有感觉，就是有点儿头晕。

「大日本帝国新研发的毒药。正常人的话，刚注射一个时辰头微晕，注射一天后胫骨无力，三天后你会感觉特别特别冷，十天后你便会出现幻觉，十五天后慢慢双目失明，最后只需要一个月，一个月便会七窍流血死亡。」

「我帮你算了一下，一个月后是腊月初，不出意外你的生命便会在那天结束。当然，也可能会早几天或晚几天。没关系，在那时我便会看着旧情的份上，把你的尸体埋葬起来，死后好有个归属。」

「慢慢享用吧，温羨小姐。」

再一次，她发出刺耳的笑声。

恶心！

实在太恶心了！

若我嘴巴没被封住，一定要骂死这个疯女人。

现在的我，只是更想抽死当时在码头心软的我自己。

173.

今天十一月初，

离我死还剩整整一月。

如森村幸子所说，确实筋骨使不上力。

日本人把我带去了大牢里，

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样了，

如果他们突出重围，

我只希望不要来救我。

174.

我虚弱地躺在草席上，

一旁放着上午送来没吃的饭菜。

外面传来声音，

估计又是森村幸子这个疯女人，

我闭上眼不想让她再恶心我。

175.

「许老师？许老师？」

是尤子。

她来看我了？

她为何会来？

况且……

她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许老师，我知道您恨透了日本人。或许您现在不想见到我，牢里的饭菜都是那些士兵吃剩的，不太干净，所以我带了点儿吃食给您。我就放在这里，您肯定饿坏了吧。」

「……」

她见我沒有理她，哽咽着又开口：

「许老师，您在这里冷不冷？今天外面下了好大的雪，堆积在街道上，前些日的艺术节我得了全校第一。」

「… …」

「许老师，其实…今天是我十九岁生日。」

生日快乐，尤子。

我在心里祝愿你要这样无忧无虑下去。

「算了，也许您真的不想理我吧。」

.....

「许老师…如果您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帮您。」

后来，

我只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知道她走了。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尤子送来的饭，

发现饭篮的夹层里装有一张纸条，

上面只有一个时间：

「十一月五日。」

176.

十一月五日？

十一月五日…

什么意思？

十一月五日会有什么大事吗？

我猜不到，

也不想去猜了。

177.

我发觉时间过得特别漫长。

牢里暗到唯一的光明只能从牢窗缝隙中透进来。

我就那样静静地等待死亡。

其实没什么遗憾，

若非得说一个，

就是没能活着看到江礼写的那封信。

算了，

死了去地底下给他道歉好了。

178.

十一月五日。

可能因为注射的药物，

我的手一直发抖，颤个不停。

我尽量控制自己，却发觉根本没有效果。

我已经在这儿生不如死几天了。

这座牢寂静得可怕，

好冷好冷，

我裹紧身上的衣服，蜷缩在角落。

这才第五日我怎么就感觉自己要死了？

等等！第五日？

十一月初五，

就是这天了！

这天究竟会发生什么？

如果他们是在这天来救我，

那我希望不。

179.

真的下雪了哎，

都从窗口飘到了我的手上。

可惜我看不见雪，

太可惜了，

我也看不到江礼写的信。

180.

只记得过了好久好久，

一个声音打破了宁静。

「温羨，我来救你了。」

森村幸子人也真够狠的，

不是说十天后出现幻觉吗？

这怎么才第五日我就看到江礼了，

他一脚踹开牢门，打横把我抱起。

「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我已经……死了吗？」

我死了吗？

为什么会看到江礼？

「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

这是江礼吗？

他来救我了吗？

他怎么进来的？

他把日本人杀了吗？

「江礼？」

「嗯。」

「好冷，外面真的下雪了吗？」

「嗯。」

我越看江礼这张脸，越觉得好熟悉。

「我们……是不是更早就见过？」

「嗯。」

181.

我突然记起那年我十岁，

比尤子还小的年纪，

就坐在温家四四方方的院子里，

那时父亲生意刚起步，

和几位不太熟的叔伯在正厅喝酒。

那日天气不好，

本来约好与伙伴们放风筝，

却下起了瓢泼大雨，

先是荷塘泛起涟漪，

再后来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

「啪嗒啪嗒」地打在我最爱的银杏叶上。

那颗银杏树当时只是小苗，

我心疼坏了，傻到连伞也不打就那样去遮，

一位叔伯的女儿「小离」把我从院里拉回来。

我从来没见过「她」，

短短的头发英气极了。

当时很疑惑，

居然还有女孩子不留长发的。

记忆中「小离」的脸渐渐地与现实中「江礼」的脸重合，

我才发觉，

这么多年，

原来我当时认错了人。

182.

江家是重庆迁来上海的，

当时江伯伯「小离」的口音，

明显叫的是「小礼」。

原来那个剪短发的女孩，

根本就不是女孩。

他因为长相白净被我误认成了女孩，

又因为发育比较慢，

一直被我叫作「小离妹妹」。

183.

突然有液体滴在了我的手上，

因为地下室太暗，

又加上药物的作用，

我看不清是血还是他的泪水。

「你受伤了吗？」

「……」

「还是说……你哭了？」

「没有。」

我感受到光线的明显变化，

应该是出来了。

「这里是哪里？」

「我带你回家。」

「好。」

他讲话好温柔，

怀里也好舒服啊！

他的心好像在「砰砰」地乱跳。

雪落到我的手上那一刹那化成了水，

刚刚我还觉得冷，

现在完全不怕了。

摇摇晃晃，

阳光照得刺眼极了。

我睁不开眼睛，

迷迷糊糊地好像晕了过去。

他好像有叫我，

但是我太累了，

全然不管别的。

184.

我醒的时候，是在仁德医院里。

病房内很安静，

窗外的雪飘个不停，

风把梅花树折断一支。

江礼真的回来了。

原来之前根本不是梦，

他在一旁熟睡，

可能是这几日太累了，

他趴在我身上，

睫毛长长的，侧脸也好看。

我抬起手正想要摸他的脸，

结果他却醒了。

他一直都比较谨慎，

哪怕睡梦中同样。

「你想干吗？」

江礼开口道。

185.

「我，我……」

被他这一问，我结巴起来。

那人一直憋笑，

我竟害羞红了脸。

「没干什么…」

「你要非礼我？」

「没有！」

「那你这手还不收回去？」

这时我才发现，

我紧张到手还悬在半空。

186.

此时陈初韵进来了，

带着她的鸡汤。

「阿羨，我炖了点儿鸡汤，你快喝完补一补。」

我看着她手里的一大桶，

有些震惊。

「全部喝完吗？」

「当然，你都昏迷两天了，这几天可都是我们江少帅守着。」

「采秋说你的病很奇怪，要静养。过几日暗杀正田的任务，我们几个负责就行。」

我的病……

森村幸子给我注射的那瓶药物，

是没有解药的。

这么说的话，

今日是十一月初七，

已经一个星期了。

我的生命所剩无几，

好在采秋的药可以尽量抑住发作，

他们并不知道我被注射了，

只知道我得了天下奇病，

以为是在牢里染上的。

187.

「阿羨，你为何皱着眉头？」

初韵很自然地把汤递给江礼，

示意让他喂我。

「别皱眉，感觉老了五十岁。」

「有那么夸张吗？」

江礼舀了勺汤，吹了吹喂给我：

「对了，森村幸子呢？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我去救你的时候，她不敌我，逃得比狗还快。」

「这么说……她还没死？」

陈初韵接话道：

「估摸着去找正田次郎了呗，日本人就是奸，那日订婚宴把我和许知言包围起来，要不是江礼带着人来救我们，你就见不到我们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是江礼来救他们的。

「那，那次的假死的为什么？」

「运送那批军火。」

初韵又接话道：「那批军火我们对外说烧毁了，可江少帅怎么忍心啊，他直接秘密运到前线去了，将士们还打了场漂亮的胜仗。」

「秘密？」

「他这江少帅的身份这么引人注目，若贸然离开上海滩，多少人都眼睛看着呢，所以迫不得已假死，让日本人得意几日，再放松警惕，回来就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阿羨你还别说，那日我约了许知言去学校就是为了商量此事，让他先瞒着你，毕竟他也猜到了森村幸子要找你卖惨。」

「说到许知言，他人呢？」

江礼抬眼看了看我，

道：「你问他做什么？」

为何我察觉到他有些醋意？

「尤子单独约他出去了。喏，那桌上的是尤子刚刚带来的苹果。」

尤子，

我记得尤子对许知言有好感，

以前教她练琴时还时不时地问我关于许知言的事。

188.

十一月十三日，

听说贵女、小姐们出嫁前都会同丈夫拍张照，

如今正是流行。

我知道后，便拖着江礼与我拍一张。

因着我在病中，快快的，

这些日外头又冷，

江礼就特地叫来了初韵，来医院里拍。

我挑挑拣拣，从以前的衣服里找出一件白色旗袍，

和江礼的白色西服倒还挺配。

「条件有限，江先生可不要见笑。」

江礼倚靠在沙发上，宠溺一笑。

此时我心里却有了一丝痕迹，

一丝……

我自己也搞不懂的情绪。

189.

我换好衣服后，初韵也正好赶来了。

我觉得相机这玩意儿稀奇，一阵捣鼓，

陈初韵制止住我：

「这可是我借来的，弄坏了可不得赔死。」

我撇撇嘴，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江礼起身就把我抱去坐下准备拍照了。

他站在我身旁，手靠在我的肩上，

是谁的心跳得好快？

四周稍微再安静一点点就能清晰地听到了。

「江大少帅，你人能不能再往阿羨身边挪一点儿？」

我瞧着江礼耳根子红透了，

竟忍不住憋笑起来。

「三，二，一」

后只听「咔嚓」一声，

倒是这一声，我真想让时间永远留在这一刻。

初韵说过几日，她得空会把照片洗出来给我们。

江礼倒是不急，

可我却心里知道，

我的时间不多了。

190.

十一月十五日，

雪比前些天小了一点儿。

初韵白天在报社，晚上就来看我，

她拿来了照片。

我瞧着照片上的江礼，

我看着镜头，他看着我。

若是大家都生在和平年代，

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地在一起。

我让初韵下次来看我的时候，

把我那木盒子也顺道捎过来。

我想趁自己症状还不严重时看看那封信，

看看江礼的心意，

免得再留下遗憾。

191.

十一月二十日，

采秋闲时也会进病房内陪我，

我感觉我的病越来越重了。

外面的梅花开得甚好，

我让江礼推来轮椅，

陪我去外面看看。

医院的庭院里，

就是那株梅花树，

梅花开得尚好，

就是有一枝被前些日的风折断垂挂了下来。

192.

「梅花可真好看啊。」

「我记得你喜欢桂花吧。」

江礼还记得我喜欢桂花，我以为他早忘了。

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在江宅里时，

他派人送来过一碟桂花糕来。

我那时瞧着那桂花糕，

心里却不是滋味。

他并没有来过我房里，

唯一一次送的，

就是那蝶桂花糕。

后来我并没有吃，

我赌气地把桂花糕喂给了大夫人那时候养的一只猫。

我本以为他还会送点儿什么，

结果就只那么一次。

我那时猜不透江礼，

明面上只看得出二姨太最得宠，

结果却是二姨太背叛了大家。

193.

「江礼。」

「我在。」

「在江宅时，你为何知道我是小时候的玩伴，却对我这么疏离冷漠？」

我看着他，企图想看穿他这个人。

微风起，梅花落，

江礼叹了口气没有回答。

他和许知言不一样，

许知言总能给我解释一二，

可江礼似乎有许许多多的难言之隐，

许许多多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所以我猜不透他。

时至今日，

我都不知道他对我是什么心意：

是幼时玩伴的感情？

还是府邸夫妻情谊？

或是如今乱世共苦的一抹安稳？

194.

如果我爹那时没有破产，

我不会再遇到江礼。

江礼就只会娶青梅竹马的大夫人，

比她大三岁的大夫人。

好像在幼时里聚会几位伯伯中，也有大夫人的爹吧。

我忘了，

记不得了，

只记得年少时那个让我不要淋雨的江礼。

195.

「今年的梅花真好看啊！」

可惜再也看不到了，

我的眼睛模糊起来，

我的症状已经到失明的地步了，

我看不清前面的东西，

变得空洞，完全没了安全感。

我看不见江礼了，

也看不到那封信了，

一辈子也看不见了……

196.

他现在肯定察觉了我不对劲儿，

不知道他哭没哭。

这么坚强的人，

这么会隐藏自己感情的人，

就连大夫人去世都没有丁点儿感触的人，

一定不会轻易流泪吧。

好可惜啊，

我不能再为家国做些什么了。

罢了，

短短的一生，

绚烂就好。

197.

十一月二十日。

他们布好了全局，

今日正式与正田决一死战了。

纱布遮住我的眼睛，

采秋让我好好睡觉，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我不敢祈求什么了，

刺杀幸子我祈求能一狙毙命；

在牢里我希望他们不要来救我。

我祈求过安稳一生，

祈求过万事顺意，

祈求过许多，

都没中……

198.

我听见远处的枪声了，

恍惚又回到了江宅时，

那时候大夫人还在，

温文儒雅地点着蜡烛守着我们几位姨太；

二姨太也并没有变成森村幸子，

野心也没有现在这样大；

三姨太抱着我和我倚在沙发上；

四姨太捂着耳朵愣在一旁。

那时候可真好啊，

日本人没侵略我们时，一切都好，

若要说不好的，

怕就是江礼在那时的冷漠了。

199.

冬天最是寒冷了，

我咳了几下便出了血。

平日夜里采秋都是有空陪我的，

却偏偏今日李医生请假，

采秋去顶他的班给病人做手术了。

好冷啊，

病房里寂静如死水，

我觉得就是今晚了。

我还没有听到他们胜利的消息，

我还不能死，

我强撑着身子，

想开口喊医生，

可我的血一股一股地从口腔里涌出来，

胃里、肺里，绞痛不已。

完了！

我彻底要完了！

我在大牢里也没有这么绝望过，

我想用敲打声吸引医生过来，

可是我发现自己完完全全地使不上力了。

200.

死过一次的人，

何再畏惧死亡呢？

不，我应该已经死过无数次了。

但我就觉得，

好可惜啊……

我这一生实在是太可惜了。

记得刚嫁入江家时，

我瞧着那几位夫人太太的，

本以为是一场你争我抢的豪门恩怨，

可大家心里却都有了那么点儿感情的。

我不似大夫人温柔，不似二姨太美艳，不似三姨太活泼，更不似四姨太机灵。

我是那么的平平无奇，

那么被硬加进来的五姨太。

但那时的日子却是最无忧无虑的，

后来我被许知言救了，

他对我而言自始至终都是恩人，

若不是他救我那一命，

或许我真的就……命丧黄泉，

再也不能为家国做贡献了。

可笑的是，

也没做过什么贡献吧，

不过是多了一份绵薄之力罢了。

最可恨的，还是森村幸子这种汉奸了，

她身世确实可怜，

不知道我死后她会不会开心啊？

哦对了，

我还说想替尤子问问看，许知言对她的心意呢。

看来如今是问不了了。

201.

江礼，

我死后，你能把你写的信烧给我看看吗？

若你舍不得，就在我坟头念给我听好了。

还有那张床头柜上的照片，

可惜带不走了。

以后我的坟旁要四周都种满桂花和梅花，

这样夏季和冬季我便都能赏到花了。

若有时候你带了酒来，

也为我酌几杯吧，

我怕那时我会馋的。

要是桂花糕，那肯定是再好不过了。

我死后大家可都不能哭啊，

本来还想短暂一生过得绚烂点儿的，

没承想就这样要离开了。

虽遗憾的事还有好多好多，

可这样也好，

剩下远大的理想，

就靠各位同志实现了。

.....

此时的月亮应该已经升起来吧。

恍惚间我好像听到了脚步声，

是江礼来了吧？

是他了。

我感觉到他抱起了我，

我听到他在叫医生，

此时他应该很慌张吧？

我听到了他的心跳声，

和救我出牢的那日竟一模一样。

心跳声？

我想起来了，

拍婚纱照的那一日，

那个心跳声也是他的，

我似乎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意，

口腔的血再次涌出，

来不及了，

我在他的耳边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要记得，我。」

.....

完。

番《韶华不为少年留》

-尤子篇-

说来这些经历也让人笑话，我的身份与许教授是万般不同的，可就因为那日看了他一眼，我便记住了那些与他一起的美好时光。

1.

许知言教授是顺华会的人，这也是多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得知的。

在那之前我都是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

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其实还蛮意外的。他长得白净，若旁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学校里的学生。

当然，那时的那位旁人怕就是我了。初来乍到的我不是很懂中国话，刚下黄包车我便被他撞倒，手里的书更是落在地下。

那时的日子确实是最快乐的。他说了抱歉后抬眼的那一下，我是真真正正地心动了的，往前在日本和井村哥玩闹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其实我并没有因为我俩的身份而怎么担忧过，反倒是他，隔着我的兄长正田次郎，同我有些疏离。

我的兄长死于 1940 年的上海，是被许教授和江少帅解决的。在场的似乎还有《上海日报》的陈记者，当日的场面我记忆却是深刻。

最没想到的是，兄长竟会用幸子姐姐的身体挡向他射来的子弹。幸子姐姐本就是中国人，好像曾经还是江少帅的妾。

那个场面我确实是惊住了，剩下的我就只知道是一片混战了。后来兄长的手下得了兄长去世的消息，立马带我坐上下一班的轮船回了日本。

自此，就是现在了。

打打杀杀的那些事我都还历历在目。

我老是会想起记忆中的那个有着理想的许教授，他不似江少帅一般意气风发，却最是温润了，

我怕就最是喜欢他这一点吧。

在学校的时候我就那样跟着他，他老是说他有事有事有事，一次，两次，三次……后来我便理解了，他是顺华会的人，他是与我兄长对抗的人。

他发表的《海棠旧梦》《乱世浮生》那些书，后来我才读懂的，全是为了自己的家国。

他是有着远大理想的人，而我却是拦住他实现理想的人的妹妹。不，其实最主要就是，我是日本人，而偏偏侵略他们的就是日本人。

回到日本后，我没有再见过许教授，也不知后来的他有没有万事顺意。

还有……

也不知道许温羨老师过得如何。

许老师是我从前在中国教我钢琴的老师，如果她知道现在的我是一位钢琴家会不会很欣慰？

许老师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得像月牙，但在后来我就不常看到她笑了。

特别是当初在牢里的时候，许教授唯一一次主动来求我帮忙，就是在那时。

当时真的就只有我能进大牢去看许老师了，我也没想到她会在那个样子，骨瘦如柴的，

似乎受了许多幸子姐姐的折磨。我那时确实不懂，为何会这么对许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幸子姐姐的腿伤，就是许老师打的。

我回到日本后有想过去看许老师，不知道她有没有和江少帅在一起。

在大牢里时，我会偷偷地去看她几次，有时候会看到她自言自语说着什么，有时候会躺在草席上睡觉，但更多的，是看见她就那样静静地抬头望着那小小的牢窗，似乎是那唯一的光亮能救赎她了。

在那时我总会在暗处偷偷地流泪，许老师念得最多的，怕还是江少帅了。

恍惚记起她教我弹琴时，弹到关于爱情的曲子，她便提起过她曾经的丈夫，似乎就是那江少帅，我有过耳闻。

我也有写过很多信去许老师的旧址，可没有过一封来信。

1960 年的时候，我已快四十，被请到上海演出。曾经的地方如今确实变了，许老师的旧址还在，可人我似乎再也找不到了。

江州大学也完完全全变了样，恍惚曾经的一切都是一场奇幻的旅行。我生在日本，可我也痛恨当初日本的罪行。

看着这些车啊、人啊从我身边过去，再想想许教授，我怕只能叹一句：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啊。

完。

番外《雪满头》

-念羨篇-

江先生很喜欢院子里的那两颗金桂和蜡梅，每到下雨天，他就坐立难安，怕枝儿被折断。

我便吩咐了几个小厮做了棚子，夏季下雨时就撑起来。

我伺候先生已经快一年了。先生对我有恩，我家人被日本人杀害，是先生在街头救了我，给我取名，念羨。

念羨……

我喜欢这个名字，先生给我的一切我都喜欢。

初来这里时，先生就让我近身伺候，他知道我懂得感恩，所有万事都相信我。

先生总是躺在院内的躺椅上，愣愣地望着那两棵树，旁人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似乎有很多心事。

虽说是近身伺候，可我从来没有进过先生的书房。

先生每天都会待在里边半小时或是一小时，他不让下人们进去，里边的卫生也都是他自己打扫的。

1950 年的开春，我伺候先生有足足两年了。

那天有一位叫陈初韵的陈小姐带了好多礼物来见先生，着装打扮十分时髦。我瞧了样，猜想多半是先生的旧识。

陈小姐不让我通报，说要给先生一个惊喜，我便带着陈小姐进去，先生果然见了她很高兴，我没有见过先生那个样子。

先生去年晒干的桂花，我拿来泡了一壶茶，给陈小姐倒茶时，她夸了我一句机灵。

「老江，你这宅里机灵丫头哪里来的？我改日也去得一个。」

先生眉眼一笑，指着我道：「世间独有，你怕是得不到这么好的。」

「多谢先生和陈小姐夸奖。念羨嘴巴愚笨，并不机灵，端茶倒水之事也都是先生教得好。」

「你说你叫什么？？」

我愣了愣，如实答道。

「念羨。」

「先生亲自取的名字。」

陈小姐听后，脸色一变，没有再笑，似乎想到了什么。

「你们先下去吧，我和陈小姐还有些话要说。」

之后先生遣散了下人，我便不知道他们再说什么了。

我不懂为何陈小姐听到我的名字脸色就变了，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1950 年的夏季，桂花树开花了，满院的桂花香，先生闻了也特别高兴，

我似乎又找到让先生高兴的方法了。

我剪了几枝桂花插在先生房内的花瓶里，再做了些桂花糕，先生喜欢闻桂花的味道。

我把桂花糕端给先生时，他直直地看着那桂花糕，后竟红了眼圈了，这是先生第一次在我面前这样。

「先生怎么了？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

「没事，只是我想起了一位故人罢了。」

先生抹掉泪水，又装作若无其事一般，之后他就把桂花糕端进了书房。

夏季的雨来得确实猛烈，桂花受不住大势，一颗一颗地掉在泥地里，我赶紧让下人把棚子撑起来，免得先生瞧见又要心疼好一会儿了。

—

那日先生出了趟门，我和几位丫鬟下跳棋，手里的弹珠没拿稳，滚啊滚啊，滚进了先生的书房里。

先生不让我们进他的书房，可缺了颗弹珠我们玩不了，我便趁先生不注意偷偷地溜去书房，说实话我也是挺好奇先生的书房里有什么的。

书房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房内弥漫着桂花香，其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桌上那张结婚照，照片背后写着「温羨」二字。

温羨。

我大概知道我名字的意义了。

温羨，念羨。

也许她就是先生的爱人。

怪不得陈小姐听到我的名字后是那样的反应。

我看着里面的陈设，几乎全是有关于这位「温羨」小姐的，看得出来，先生很爱这位温小姐。

只是为何温小姐不回来找先生呢？我本以为他们之间有何误会的，可看到先生写的那些信我便全都了然了。

「吾妻温羨，今年的雪下得格外的大，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我推着你看梅花，可笑我院里的梅花没有那时和你一起的好看。也不能怪梅花，怪我身边没有你，我做梦梦见你拉着我的手，说让我记得你。阿羨，我记得你，我如今都还记得你，只是现在物是人非，眼前再也没有你。阿羨，我一切安好，勿念。1945.12.7」

「吾妻温羨，上海的雨说下就下，前些日在许知言那里搬了株桂花，给院里的梅花搭个伴儿。那桂花脆弱，禁不住风吹雨打，没几下就死了，后来我又搬了一株壮一点儿的，许知言那家伙还调侃我一通，让我给他三块，我竟还给了！唉，糊涂糊

涂！若下次他找我寻陈初韵的下落，我定不告诉他！阿美，我一切安好，勿念。1946.7.19」

「吾妻温美，半个月前上海新开了一家服装店，我今日特地去瞧了一眼，给你买了件白色旗袍，想等你回来的时候穿给我看，可转念发现你已离开我多年，我们的结婚照一直放在离我心脏最近的位置，这样就会永远记住你。阿美，我一切安好，勿念。1946.10.12」

「吾妻温美，告诉你个好消息，采秋上次替我瞧病，说我的相思病症状比先前好多了，就是不能让我太想你，我直接说不行，吾爱吾妻，众人皆知，若让我不念你，那我还怎么活？采秋如今是仁德医院的主任，她医术高明，唯一遗憾的就是你离世那日没能救回你。阿美，希望你不要怪她，她为此想到就落泪，每次我就在一旁递新手绢让她擦眼泪，唉，我都替你哄怕了。阿美，我一切安好，勿念。1948.5.4」

「吾妻温美，我今日赶街碰到一位乞丐的小姑娘，她长得和你真像啊，恍惚一看还以为是你回来了。我把她收留了，幸得她感恩，伺候得体，人也很机灵，也能摸清我的喜好，我给她取名，念美。念美念美，我念吾妻了啊。阿美，我一切安好，勿念。1949.8.1」

「吾妻温美，新中国已经成立，我们的理想都已实现，我就知道当初的奋斗是正确的选择！只是如今你不在我身边，让我甚是想念。许知言后知后觉明白了陈初韵的心意，特地带了好多燕窝来问我初韵去了哪里，其实我之前怀恨在心他收了我三块钱，但想想还是如实告诉了他。今天一早的火车去到江南，他

如今漫漫追妻路还远着呢。阿羨，我一切安好，勿念。

1949.10.1」

「吾妻温羨，我那日收拾书房瞧见一个木盒，里面有一封信，似乎是我写给你的，我竟然不敢打开看，我好怂……阿羨，一切安好，勿念。1949.11.4」

「吾妻温羨，江南确实很美，同游的没有你，再美的风景又如何呢？今日……一切安好，勿念。1949.11.8」

「吾妻温羨，想你的频率越来越多……盼你回来……勿念。1950.1.7」

「吾妻温羨……勿念。1950.4.26」

「吾妻……勿念。1950.5.16」

……

这一封封先生亲自写的书信，我竟看得都泪流满面，所以温小姐到死都不知道先生爱着她，先生一直一直都爱着她。

温小姐喜欢梅花，所以先生院里的梅花一直开得甚好；温小姐喜欢桂花，所以先生就去许教授住所搬了一棵。

先生每日都会盯着那两棵树发神，先生在等温小姐回来，可是温小姐却是回不来了。

先生的书房里，全是关于温小姐的东西。先生没有放下温小姐，也没有放下曾经的自己。

我被这两人的爱情触到了。先生爱小姐，却不得已藏在心里；小姐以为先生不爱自己，怕说了自己的心意又被拒绝。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就那样错过了。

只能叹一句可惜了吧。

—

入秋的时候，陈小姐和许教授结婚了。

先生虽喜静，但陈小姐特地发来的喜帖让先生去喝喜酒，先生竟没有拒绝。

陈初韵小姐和许知言先生的婚帖。

先生叹气道一句，他俩兜兜转转，还是在一起了。

唉，可惜先生和温小姐却是阴阳两隔。

先生独自一人去了婚宴，我便拉着婆妈妈求她教我练字，我只识字，但并不会写。曾经先生给过我笔墨，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名字，不好看，属实不好看。

婆妈妈是管家一把手，以前是伺候大夫人林氏的，听说林大夫人知书达礼，书画琴棋一一精通，婆妈妈也耳濡目染。

可婆妈妈不愿意，不过也是，她都很老了，因为先生对她有恩她才一直不走，如今就管着宅子里上上下下的大小事。

我还在婆妈妈口中知道了好多先生和小姐的故事，总的来说也确实悲剧。

—

冬天的时候，天空下了好大一场雪，先生又自己出去了，我可能知道，他是要去看看温小姐。

果然，先生那日带去了梅花枝和桂花酿，回来的时候，明显看出他喝了好多酒。

他站在梅花树底下，我站在先生身后，撑着油纸伞，生怕他淋了雪冻着又染上风寒。

「阿羨啊，十年了，我等你十年了，你为何不回来见见我？阿羨，你不要再怨我了好不好，你就回来看我一次好不好？」

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先生眼角的泪水，那是温小姐死后，他第一次哭出来，那悄无声息的泪水。

先生心里的十年之约，温小姐怕是不会再赴了... ..

那一日过后，先生的身体越发不好，婆妈妈想了好多法子，看了好多医生也无果，先生是想小姐想得病着了。

—

1969 年冬天的时候，

我已经陪在先生身边有二十年了。中途来来回回走了好多人又来了好多人，就连院里的两棵树都长大了，但只有我一直陪着先生，先生也一直念着温小姐。

先生如今真是老了，他渐渐地记不清一些人，除了温小姐。

院里只要树枝被风吹动，发出响声，先生就会问我：「是阿美回来见我了吗？」

又或是爱国青年们慕名而来时，他也会说：「快开门，阿美回来找我了。」

可待我开门后，他又沮丧着说：「原来不是她…」

那天先生告诉我，他想要去院里看梅花，我推来轮椅后，他说他想走走，我便抚着他去到后院，五分钟的路，我们走了许久。

夕阳落下时，

我们到了，先生身子骨不好，我便给他抬了许教授送他的太师椅。

这一次，先生坐在梅树下，他说了许多话，都是关于温小姐的。

「那一年，她嫁给我时才十八岁，小小的个子，走一段路，几乎有一半是跳着的，那时候的她性格开朗得很。」

「后来不知怎么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你知道吗？她死去时才二十左右，就那时候蹦蹦跳跳的小姑娘，怎么就被现实残害成这样。」

「她到底还是不知道我的心意，到底还是觉得我不爱她啊。」

他说我和温小姐长得有点儿像，便问我是谁，他真的老了，什么都记不清了。

我说我叫念羨，是伺候了您二十年的丫头。先生过了好一会儿，才点点头，让我给他拿件衣服，他说他有些冷了。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

我回来时先生已经安安静静地离去了，我瞧那梅花花瓣儿飘落到他的手心里，

我知道，一定是温小姐原谅他了。

番外《旧梦引》

—

吾妻温羨：

我今日得了上好的洋墨，第一个想到是送给你。可你愚笨，也不爱这些玩意儿，所以我隔日便吩咐下人端你一碗桂花糕尝尝鲜。

也不知你吃没吃，那是我亲手下厨做的。厨房的婆妈妈还嘲笑我手笨，我一共做了六块，自己舍不得吃，便全留给了你。

阿羨，请原谅我对你的疏离与冷漠，及不关心与不体谅。实在是奸人当道，江宅里出了间谍，若我对你露出一分情爱，怕就怕以后你会成为敌人威胁我的把柄。

阿羨，你要理解，我实在是难言之隐。可我如今还不能说，你一定要再等等我，等这乱世不再是乱世，我一定再一次八抬大桥地娶你回家，并且告诉你我一直未曾开口的情意。

阿羨，我听恕意说，你特别喜欢桂花。记得年少时你为了替那桂花遮雨反倒淋湿了自己，那一日似乎与今日的天气差不多，雨并不是淅淅沥沥地下，而是毫无征兆地袭来，就像你毫无征兆地离开我。

我并非没有想过这一天，不过那死去的人竟然是你。怪我一直忙顺华会的事情，而让你们被日本人掠了去，我派人找你，一直地未曾有你的消息。

他们都告诉我，你已经死了，可我不信，我感觉你还在，我有感觉的。

阿羨，我后悔当初没能对你万般好，可我又庆幸没有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心。日本人想要军统为他们卖命，绑架了恕意，他们威胁我，甚至压迫其他百姓，我不得不交出一部分兵权给他们，自此成了曾经最讨厌的汉奸狗。

救出谢意时，她已剩下一副魂不在身的躯壳。她满眼无神，嘴里时不时地念叨几句听不懂的话，她不让人接近她，她彻夜难眠，害怕不已。我不知道日本人对她做了什么，后来我还是没能留住她，就像当初没有留住你一样。

再然后我去了延安、苏州、广州、重庆多个地方执行任务，认识了许多与我共同想保家卫国的同志，中途我一直派人继续找你。就在两年后的某天，传来了你的消息，我加紧完成任务后回到了上海。

上级让我与同志们接头，传达刺杀日本人的命令，可没想到与我接头的那人竟然是你。

是你，我苦苦寻了两年的，吾妻温美。

阿美，你不知道当日的我见到你是多么激动！我真的好想抱住你，告诉你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可我必须得装得风平浪静，但心底其实已经波涛汹涌。

阿美，我本不愿你趟这浑水，可你竟已经加入了顺华会，更没想到当初是许知言救了你。

在之后的任务中，我就只能尽力在保护你的安全，后来我把军火送往前线，才不得不托许知言照顾好你。

此行凶险，我要是稍微有个不注意，便再也见不到你了。

阿美，这封信我写完后会托初韵转交给你，你一定要打开看看。我怕这次的假死成了真死，怕我的心意你一直都不曾知

道。

阿羨，我爱你。

我很早以前就发誓要娶你，可我真的有无数的不得已。

阿羨，你要理解我。

若我这次平安归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后，我定八抬大轿地来娶你。

阿羨，你一定要等我。

阿羨，你要记得我。

—— 江礼 留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